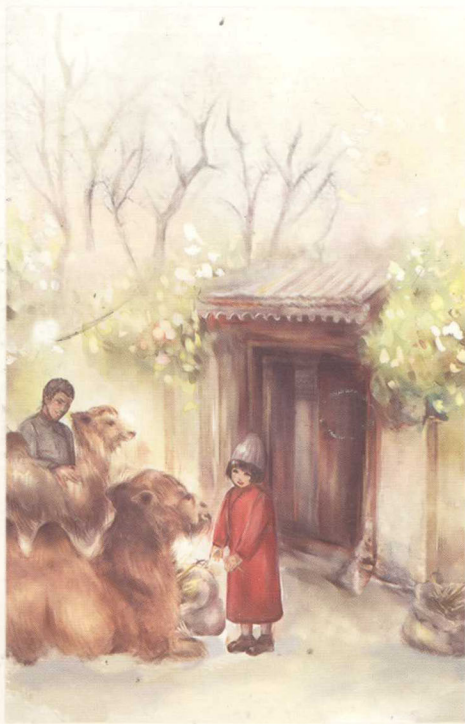


琥珀
经典文丛

签名手稿典藏版



城南旧事

林海音作品精选

窃读记

在胡同里长大

金鲤鱼的百裱裙

林海音／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琥珀

经典文丛

签名手稿典藏版



城南旧事

林海音作品精选

窃读记

在胡同里长大

金鲤鱼的百衲裙

林海音／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南旧事 / 林海音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14. 6

(林海音作品精选)

ISBN 978-7-5531-0427-0

I. ①城…

II. ①林…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6294 号

选题策划: 金丽红 黎 波 安波舜

丛书策划: 罗小洁

责任编辑: 罗小洁 周文炯

封面插画: 于 乐

装帧设计: 于 乐

媒体运营: 王艳伟

责任印制: 张志杰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电话: (028) 86259397

地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 话: 010-58678881

传真: 010-58677346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 编: 100028

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

版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69 千字

定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英子的心

英子的心，還是七十六年前的那顆心，
把家人和朋友緊緊繫在心上，到老不變。

林海音

一九九五年兒童節
在台北寫的



1995年儿童节，林海音写给小朋友的话。



少女时代的林海音。



1994年7月，林海音与在《城南旧事》电影中扮演小英子的沈洁合影。



1998 年，第三届世界华文作家大会上，林海音获“终身成就奖”。



林海音主持的“纯文学出版社”走过 27 个年头，出版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书籍。

敬愛的尊長、親友、同鄉和各位新知舊雨，

千里江山一日還！林海音於十一月十八日在北京乘12時20分
港龍329班機於3時25分抵港。在機場停留約三十時再轉
乘國泰402班機於5時25分起飛，7時45分平安到了桃園中
正機場。我取了行李，推着行李車直奔我那八十元新面前，他
還在引領張望，我說：「嘿！」他才恍然轉過頭來，（我寧願自己
也不免大笑起來！）在細雨紛飛中，我們回到台北，離開將近一週
的家，一切都好，諸釋念。

這次的北京之行，天氣冷，心頭暖，是一次非常豐富和順利的
旅行；甘福是採訪的長輩，見到的親朋好友，新知舊雨，大家都
健康和樂，生出來一年比一年的充實，對林海音則是無限的關愛；尤其
是在十一月十六日的甘福會上，在淅淅冷雨中，出席的舅甥輩，出乎
我意料。而且大家熱情的發言，對我們編輯和出版這套：

《當代台灣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給予肯定和鼓勵，增加我們不
死信心。

感謝的話不必多說了，我已在附拙書《我的京味兒之旅》，諸位可
以談到我更詳盡的報導，再賜予指教。就此停筆。祝

安好順利

林海音

1993年11月22日在台北

1993年11月，林海音赴北京參加《當代台灣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
出版座談會。數天后返台，給亲友群發此信。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
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觚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李叔同《送别》
电影《城南旧事》主题曲

一、城南旧事

冬阳·童年·骆驼队 / 003

惠安馆传奇 / 006

我们看海去 / 060

兰姨娘 / 085

驴打滚儿 / 105

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 120

二、童年童趣

窃读记 / 129

茶花女轶事 / 135

文华阁剪发记 / 156

骑毛驴儿逛白云观 / 165

我的童玩 / 168

雨 / 175

会唱的球 / 178

萝卜干的滋味 / 184

贫非罪 / 189

三、人物漫笔

冬青树 / 197

金鲤鱼的百衲裙 / 201

琼君 / 212

旧时三女子 / 226

黄昏对话 / 235

阳光 / 240

晚晴 / 244

蟹壳黄 / 304

四、北平记忆

北平漫笔 / 317

在胡同里长大 / 336

家住书坊边 / 340

老北京的生活 / 350

虎坊桥 / 354

我的京味儿回忆录 / 359

城南旧事

冬阳·童年·骆驼队

骆驼队来了，停在我家的门前。

它们排列成一长串，沉默地站着，等候人们的安排。天气又干又冷。拉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秃瓢儿上冒着热气，是一股白色的烟，融入干冷的大气中。

爸爸在和他讲价钱。双峰的驼背上，每匹都驮着两麻袋煤。我在想，麻袋里面是“南山高末”呢，还是“乌金墨玉”？我常常看见顺城街煤栈的白墙上，写着这样几个大黑字。但是拉骆驼的说，他们从门头沟来，他们和骆驼是一步一步走来的。

另外一个拉骆驼的在招呼骆驼们吃草料。它们把前脚一屈，屁股一撅，就跪了下来。

爸爸已经和他们讲好价钱了。人在卸煤，骆驼在吃草。

我站在骆驼面前，看它们吃草料咀嚼的样子：那样丑的脸，那样长的牙，那样安静的态度，它们咀嚼的时候，上牙和下牙交错的磨来磨去，大鼻孔里冒着热气，白沫子沾满在胡须上。我看得呆了，自己的牙齿也动起来。

老师教给我，要学骆驼，沉得住气的动物。看它从不着急，慢慢地走，慢慢地嚼；总会走到的，总会吃饱的。也许它们天生是该慢慢的，偶然躲避车子跑两步，姿势很难看。

骆驼队伍过来时，你会知道，打头儿的那一匹，长脖子底下总会系着一个铃铛，走起来，“当、当、当”的响。

“为什么要系一个铃铛？”我不懂的事就要问一问。

爸爸告诉我，骆驼很怕狼，因为狼会咬它们，所以人类给它们戴上了铃铛，狼听见铃铛的声音，知道那是有人类在保护，就不敢侵犯了。

我的幼稚心灵中却充满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我对爸爸说：

“不是的，爸！它们软软脚掌走在软软的沙漠上，没有一点点声音，你不是说，它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只是不声不响地咀嚼着从胃里倒出来的食物吗？一定是拉骆驼的人类，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所以才给骆驼戴上了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

爸爸想了想，笑笑说：

“也许，你的想法更美些。”

冬天快过完了，春天就要来，太阳特别的暖和，暖得让人想把棉袄脱下来。可不是么？骆驼也脱掉它的旧驼绒袍子啦！它的毛皮一大块一大块地从身上掉下来，垂在肚皮底下。我真想拿把剪刀替它们剪一剪，因为那太不整齐了。拉骆驼的人也一样，他们身上那件反穿大羊皮袄，也都脱了下来，搭在驼背的小峰上。麻袋空了，“乌金墨玉”都卖了，铃铛在轻松的步伐里响得更清脆。

夏天来了，再不见骆驼的影子，我又问妈：

“夏天它们到哪里去？”

“谁？”

“骆驼呀！”

妈妈回答不上来了，她说：

“总是问，总是问，你这孩子！”

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我是再也不会做了。

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

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

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

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

惠安馆传奇



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照到三屉桌上，照到我的小床上来了。我醒了，还躺在床上，看那道太阳光里飞舞着的许多小小的、小小的尘埃。宋妈过来掸窗台，掸桌子，随着鸡毛掸子的舞动，那道阳光里的尘埃加多了，飞舞得更热闹了，我赶忙拉起被来蒙住脸，是怕尘埃把我呛得咳嗽。

宋妈的鸡毛掸子轮到来掸我的小床了，小床上的棱棱角角她都掸到了，掸子把儿碰在床栏上，咯咯地响，我想骂她，但她倒先说话了：

“还没睡够哪！”说着，她把我的被大掀开来，我穿着绒褂裤的身体整个露在被外，立刻就打了两个喷嚏。她强迫我起来，给我穿衣服。印花斜纹布的棉袄棉裤，都是新做的；棉裤筒多可笑，可以直立放在那里，就知道那棉花够多厚了。

妈正坐在炉子边梳头，倾着身子，一大把头发从后脖子顺过来，她就用篦子篦呀篦呀的。炉子上是一瓶玫瑰色的发油，天气冷，油凝住了，总要放在炉子上化一化才能搽。

窗外很明亮，干秃的树枝上落着几只不怕冷的小鸟。我在想，什么时候那树上才能长满叶子呢？这是我们在北京过的第一个冬天。

妈妈还说不好北京话，她正在告诉宋妈，今天买什么菜。妈不会说“买一斤猪肉，不要太肥”，她说：“买一斤租漏，不要太回。”

宋妈梳完了头，用她的油手抹在我的头发上，也给我梳了两条辫子。我看宋妈提着篮子要出去了，连忙喊住她：

“宋妈，我跟你去买菜。”

宋妈说：“你不怕惠难馆的疯子？”

宋妈是顺义县的人，她也说不好北京话，她说成“惠难馆”，妈说成“灰娃馆”，爸说成“飞安馆”，我随着胡同里的孩子说“惠安馆”，到底哪一个对，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怕惠安馆的疯子？她昨天还冲我笑呢！她那一笑真有意思，要不是妈紧紧拉着我的手，我就会走过去看她，跟她说话了。

惠安馆在我们这条胡同的最前一家，三层石台阶上去，就是两扇大黑门凹进去，门上横着一块匾，路过的时候爸爸教我说：“飞安会馆”。爸说里面住的都是从“飞安”那个地方来的学生，像叔叔一样，在大学里念书。

“也在北京大学？”我问爸爸。

“北京的大学多着呢，还有清华大学呀！燕京大学呀！”

“可以不可以到飞安——不，惠安馆里找叔叔们玩一玩？”

“做唔得！做唔得！”我知道，我无论要求什么事，爸终归要拿这句客家话来拒绝我。我想总有一天我要迈上那三层台阶，走进那黑洞洞的大门里去的。

惠安馆的疯子我看见好几次了，每一次只要她站在门口，宋妈或者妈就赶快捏紧我的手，轻轻说：“疯子！”我们便擦着墙边走过去，我如果要回头再张望一下时，她们就用力拉我的胳膊制止我。其实那疯子还不就是一个梳着油松大辫子的大姑娘，像张家李家的